

# 梦中的那个窗花花

●李秀兰

一轮银月明晃晃悬在夜空，那蓝的幕无边无沿。古木窗棂，那般雕花的写意镌刻着岁月的斑驳，昏黄的灯光洒出来，无声无息。泛黄的手工麻纸糊成的那层窗户纸，难以捅破，Q弹的质感下，一幅幅猫扑鼠的闹剧亦真亦幻呈现在窗户上，那猫爪时缓时急地挠抓……在寂静寥落的夜里，梦中的窗花花时隐时现，我笃定这又是一个失眠的夜。

山与山的对峙注定会需有岁月的河流解读，一个村庄的诞生会依着这方山水的环绕，一方人必定有着这方水土的地理人文格局。在北方的北方躺在那一坡阳光的窑洞应运而时生，一扇扇关乎着一代代山沟沟人的风水、命运的木格窗扉依次打开。陪伴着它的是年年糊了又扯、去而复归的窗花花。窗花是庄户人家一道靓丽的风景，有了这道风景，一户人家便有了香火旺气，一个院落便有了烟火气、一个村庄便有了灵气。

窗花花分明是一个后缀村庄的味道名词，而我想把她解读为华彩绚丽的动词，她已经够繁华的了，我想她明艳动人，只有她动起来才有岁月穿透的层次感，扑面而来的沧桑压住花花绿绿的色彩，融入旧窗棂那原木沉淀的质朴厚重。

是的，我想我是入了那窗花花的蛊，下蛊的人早已作古，我却愈来愈无法自拔。这不，一叠摞，一叠叠，踏着彩云而来，循着星光而去，隐入夜色苍茫中。说起来窗花原本是从夜的黑幻化而成，须得经过夜的熏陶才有原生态的烟火味道。

那时节的外祖母尚还健在，每当深秋入冬南瓜下墓时便前胸一个南瓜，后背一个南瓜，捣鼓着那大于三寸金莲的小脚对对面的沟坡连滚带爬地映入了我们的视线。那火红的南瓜好像红灯笼似的照亮了我的童年。我们管叫姥姥的老妇人便趁着夜色边叨咕边拿出一本泛黄的杂志，小心地翻开里面便露出一个古老的窗花样子。如若不是那美丽“冻”人的季节，姥姥是万万无暇在我们家停留的。母亲也不会让我们看她珍藏的那些宝贝，那仿佛藏着她新婚的嫁妆，那前半生的爱恋，不光是窗花花还有鞋样子、虎帽帽……眼福



未饱，管家婆的姐姐便忙不迭地收起来。过火的灶火映出红光，点灯了，晚上的重头戏，薰、钉、糊窗花依次排开。母亲拿出平时积攒的几张旧报纸，剪成一张张窗花大小，把窗花样子放在木板上，用口含水喷将出去，用手拍拍，使窗花和报纸融到一体，然后把煤油灯的灯捻拨大，冒出的黑烟把那窗花花熏得白的黑的一分为二，清晰的轮廓便呈现到我们眼前。感觉那一缕缕黑烟就是窗花花的灵魂，好似一帘水墨泼来，没有它，那窗花的神韵便出不来。然后整理好红黄绿的彩纸，裁剪上匹配的窗花样子，剪上麻纸的边角料，手指头肚一用力，一个小纸捻子便成型了，用粗针扎到窗花的空白处把一个个纸捻子引过去定型。接下去用仅能放进俩手指的小剪刀上下翻飞，那小到六七厘米，大到十几厘米，纤细工整的人物、动物、花草造型中，匀称的线条，锯齿的装饰，亦动亦静，亦庄亦谐，质朴清新，寓意深远。特别是传统的生肖剪

纸，细腻活泼，栩栩如生，质朴而富有情趣的镂空图案好像那生灵在眼前晃动。叽叽喳喳，小时候的山村无疑是麻雀的乐园，一群一伙，散落在乡间的天空下不甘寂寞。要说欣赏，麻雀可谓窗花的第一看客，它们不光看，而且分明在吃。数九寒天糊上去渐冻在边缘的浆糊便是麻雀争相的美食，仿佛也在陪着人们凑红火。因而，过大年糊窗户绝对是一道技术活，也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年前活动的一项重头戏，斗方对好，浆糊打得稠不稀涂在窗花上，尽量不要外露，以免麻雀啄破。早年的三十六眼窗户已被下面的玻璃取代，看点移在中央区，如意图雕刻的大孔窗户里，必须得配几个寓意丰满的窗花方可体现女主人非凡的剪艺。

记录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各种寓意，独具形象性、谐音性的窗花花便会出现在乡间形态各异的窗户上。如那幸福美满的婚礼现场必须得配一幅“龙凤呈祥”的剪纸方可象征幸

福与美满；用五个民间完美的蝙蝠化身捧起美化的大福字，“五福捧寿”的孝心寓意便出来了；自然界的飞禽走兽，艺术化地纳入窗花花的范畴。莲与鱼七秒钟的生死相依成全了“连年有鱼”的美好祝愿；蝙蝠与可爱的小鹿在纸上换一种剪法，“福禄寿喜”的美好祝愿便表达出来了；丰收的谷穗与各种吉祥的谐音动植物组合在一起，“岁岁平安”“五谷丰登”的寓意跃然纸上。还有诸如“莲生贵子”“一路连科”“瓜瓞连绵”都是有讲究的，你完全可以依据前人流传的这些传统吉祥的样子加入现代元素拓展组合为寓意丰富的大幅剪纸，来烘托节日里浓浓的喜气。

半个世纪过去了，好多人好多事被岁月漫漶得模糊不清。而那月光，那煤油灯熏就的蓝色夜空，那旺火映衬下形态各异的窗花花还是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顽固不化地占据着脑中一角。以至于多年后的今天，斯人已去，我又传承了那一份寂寞，虽然没有煤油灯烟熏火烤的那般火热场面，白炽的电灯下更多是的是心静。我的创作已摒弃原始的熏样子脱模子，腾讯科技的应用使我脑洞大开，各种展览比赛让我见识了大师们的精妙构图，我便开始自我设计，不过我还是喜欢那种古朴原始的传统文化图案。譬如十二生肖的各种图案设计，以生命树的张力诠释自然、人类与万物和谐相处及盘根错节的社会发展状态，探索用各种形式完美表达剪纸的寓意。

万变不离其宗，即使气势恢宏的大幅剪纸纸而皇之走进空旷的大展厅，印入莲蓬生辉的高堂之上，它的内涵依然离不开窗花花的雏形。在我们阔别窑洞窗花花那活色生香的日子里，慢慢地一股股浓烈的乡愁便又氤氲在心头，逐渐发酵成一种病，必须得剪出个丑寅卯方可按捺住那份激情。于是当我看到夏季由我们民间艺术家协会剪纸老师们集体创作的窗花花，再糊在雕刻各异的旧窗棂上，活脱脱再现了晋西北传统的民俗民风，我根子里残留的艺术味道又活泛起来，我要留住这美好，更多地剪出来传承这种朴素的民间艺术。

## 新年随感

●李成斌

微聊家国事，眨眼六十九。  
往事如飞雪，纷纷落心头。  
三月抒柳笛，六月喜杏熟。  
爬树将榆钱，结伙冰上溜。  
青春胆气豪，茅屋笑高楼。  
沟坡锄五谷，汗水满脸流。  
土豆清水炖，酸菜当肉酒。  
男女月下，不敢手挽手。  
有爱心难出，未表心已羞。  
老来知春贵，人已黄昏后。

风雨多少回，峥嵘岁月稠。  
锅碗瓢盆曲，从冬唱到秋。  
今又回故乡，平添几多愁。  
爸妈都离世，难见猪羊牛。  
檐下燕巢空，杳见尘土厚。  
凄凄两行泪，村邻紧握手。  
人生一场戏，精彩梦中留。  
转眼新年至，山河一望收。  
信步出小巷，凛寒一醉游。  
曾经多少事，尽落笑谈收。

## 光荣时刻

●冯耀

大风大浪好世界，越是艰险越向前。  
以身许国乃本意，跃跃欲试勇毅担。

轰动县城不翼传，礼堂开会宣誓言。  
叫我讲话露锋芒，掌声雷鸣刮目看。

火红岁月献肝胆，放弃“皇粮”志成边。  
血书擦亮金戈握，中专毕业铁马牵。

军列闭窗神秘感，其实稻草铺铁板。  
热情洋溢荡春寒，快马加鞭越山川。

奔放青春追高远，下定决心学英烈。  
不要工作不图钱，义无反顾离家回。

疾驰飞车过雄关，一泻千里逐泥丸。  
几宿未眠梦杀敌，青涩难掩志如山。

父母掩盖装笑颜，乡亲欢迎锣鼓喧。  
一朵红花挺胸口，走起路来轻如燕。

号角震天催征战，哨声尖厉断思念。  
操场操练不停歇，背上时见碱白染。

崭新军装绿色扮，就差领章帽徽閃。  
精神抖擞青山喜，激情四射海燕翻。

岁月无情一忽閃，人生有味长闲覽。  
老兵作风不改变，日新月异诗情添。

## 致父亲

●赵瑞玲

落木萧萧铺信笺，思父不见泪涟涟。  
天人永隔二十载，音容笑貌在眼前。  
犹记儿时父慈爱，未曾厉色少疾言。  
全家团坐玩扑克，撒娇父怀似猫蜷。  
全家开始学写字，倚靠父桌坐桌边。  
打格示范手把手，幸福满足溢心田。  
勤劳聪明手灵巧，善织毛袜儿女穿。  
针线细密模样好，双脚踏舒服心欢。  
最忆咱家房前景，果蔬俱全宝园。  
春来百花齐开放，桃李香李竟相妍。  
翻地耙畦又播种，小不点儿步蹒跚。  
葱葱空翠激万里，绿树掩映农家院。  
淡淡喜悦挂眉梢，气自闲来脚步缓。  
一霎定格永留存，纵使时光流流转。  
天不遂人早辞世，再买衣衫谁人穿。  
怀负负米心所愿，寻常天伦登天难。  
唤声父亲无人应，涕泗沱沱泪不干。  
雁去雁回潮有信，阴阳相催月常圆。  
惟待来生能相约，重续父女好情缘。

三棵大树剩多半，街坊邻居喜开颜。  
粉红桃子碗口大，一咬满口蜜汁甜。  
捧在手心送亲友，中秋供月王母忙。  
一树苹果满院香，逗引馋虫摘果忙。  
晨起摘取来润喉，入口顿觉神清爽。  
高兴兴去读书，脚底也觉有力量。  
冬去春来二十载，返家殷勤礼物忙。  
时髦T恤人前展，甜到爹爹心里面。  
葱葱空翠激万里，绿树掩映农家院。  
淡淡喜悦挂眉梢，气自闲来脚步缓。  
一霎定格永留存，纵使时光流流转。  
天不遂人早辞世，再买衣衫谁人穿。  
怀负负米心所愿，寻常天伦登天难。  
唤声父亲无人应，涕泗沱沱泪不干。  
雁去雁回潮有信，阴阳相催月常圆。  
惟待来生能相约，重续父女好情缘。

腊八粥一吃完，我母亲就急着把西房里的一个大瓮和一个大坛“哼哧哼哧”地滚在南墙根底，然后再咬紧牙又骨，两手向前平升，紧紧抵住一个头号盔的盔沿，顶在小肚子上，吃力地半弯着腰搬到瓮的旁边。

“妈——您儿做啥哩？我和您搬哇。”

“你可搬不动，比死人还沉哩。你爷爷买时咋不挑个轻些的？”说着，母亲又重复着刚才的动作把另一个灰黄色釉面的盔搬到了南墙根下。清洗干净后就开始有条不紊地蒸装了。

这些瓮、坛、盔我母亲至今还保存在小南房里，舍不得丢掉。瓮和坛都有一米来高、六七十厘米粗，是存放粮食的好家具，不怕潮湿而又保温保湿，只要盖好瓮盖，老鼠日能死也钻不进来。你可不敢小看这个瓮，能装一百大几十斤玉麦颗颗哩。头号盔有多大呢，比那个瓮粗一些，高大约有四五十公分，存取东西时，比瓮和坛方便、省力，这是盔的好处。在我的记忆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母亲每年要冻一瓮和一坛窝窝，一盔弧儿，一盔糕、三道子和少许的花馍馍。

在那个年月里，物资匮乏，粮食尤为短缺。城里人分“硬供户”（市民户）和农业户。硬供户每人每月28斤口粮，农业户每人每年三百来斤，蔬菜、副食少得可怜，可以说家家户都是缺粮户。我们家只有父亲是硬供户，母亲和我们兄妹都是农业户，供应的粮食显然也是不够吃的。但能蒸装下这么多的窝窝，一是母亲会裁缝，二是父亲会木匠，给人做衣服、做家具，大多是有了一些微薄收入的，三是母亲持家有方，到了夏秋两季，苦菜、茴白叶、萝卜缨就天天在锅里唱大戏，省下了不少的粮食。其实，那时的朔县人家，大都是这样的艰辛，一家不知道一家的困难。

### 二

破五过后，亲朋好友之间是要走动走动的，也叫拜年。一般来说，同在城里住的亲戚，初十以前就已经拜过了。乡下的亲戚进城拜年的高潮出现在了元宵节期间，一来是拜年，二来是为了看红火，用乡下人的话来说这叫“二股叉打老婆，一下顶两下。”

我的表兄妹是下团堡村人，姨姐姨弟是马营堡村人，加起来有十四人。这两个村庄离城分别是十五里和十七里，徒步进城大约需要半天的时间。平时进城办事，多半是“打当天”，元宵节为了看红火，就只有住在我们家了。

我母亲属于争强好胜的一类人，正月初三或初六领上我和妹妹回村给姥

爷、姥娘拜年，同时也短不了去舅舅家和姨姨家去拜年做客。回城前，总是千相邀万嘱咐我的舅舅姑姑、姨姨姨夫他们全家人正月十五进城看红火。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奶奶爷爷两个人住着两间正窑外套一间正房，我们一家六口人住着三间正房。爷爷的那间正房一年四季闲着，只有到了元宵节才变成了客房；我们那三间正房，夏天两铺炕都睡人，到了冬天，母亲为了省柴炭，就又把我和妹妹撵到一铺炕上。冻了一个腊月的闲房子，冰窖一样的寒气逼人。所以每当过了正月初十，奶奶就响应母亲的“号召”，开始和母亲一起收拾各自的“客房”，主要是烧火，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燃烧锯末面。

那个时候，炭也有买处，但很贵的，人们只是在蒸饭的时候才舍得用炭，热饭的时候就用柴。我爷爷和父亲都是木器厂（玛钢厂的前身）的工人，那时厂里定时给职工发放锯末面票，锯末面上烧炕取暖的好材料，尤其是冬天里的冻锯末面，倒进灶火里一大盆，少也能着

子，主食是馏糕、馏三道、馏馍馍，十五的中午另加只锅煮饺子；晚上是玉菱面糊糊和冻窝窝、冻弧儿或者是粉汤汤和馏糕、馏三道等。

“娥娥，二姑给挟上，印娃可不敢杀假哩。”母亲边说边给我的表妹碗里挟了半个冻弧儿。

母亲总是如此地热情，让了西家让东家，不时地让，唯独忘了她自己。有时候，等所有的人吃饱放下碗筷后，锅里早已是空空如也了。母亲便倒上半碗滚水，泡半个窝窝将就了下去。那时候我们兄妹都小，不知道心疼自己的母亲，总以为自己吃饱了，母亲也就吃饱了。

那个时候，乡下人进城拜年，基本上是不空手来的，包二三十个白面的或荞面的冻饺子，另外再拿六七个花馍馍或几个冻窝窝。我的姑姑和姨姨就总是这样从不空手而来的。人家给你把饺子都拿来了，你不给客人吃一顿饺子似乎就有些说不过去，于是我母亲十四的下午就动员我奶奶来捏饺子，大约得

条件的家庭不是很多的。我小时候，有一户叫做武三先生的家，租住着我家的一间西房，全家七口人挤在一铺炕上，翻身的缝缝也是没有的。武三的妻子也是乡下人，即使是她的妈妈来了，也只能住一个晌午。对此武三大娘总是“无情”地对她母亲说：“吃了这顿饭，您儿就走哇，一是给您吃不起啦，二是没个睡处。”看似无情，实是无奈。

“白眼狼，嫁到个烂城里，就连你的娘也不认啦？”

“妈，我家就牛儿他爸一个人上班，每月供应的粮只能吃二十几天，又是寻房住院的，您儿说我不撵您儿撵谁呀？”

“她婶婶，没房也没有房的好处，我要是换成你，客人一来就是一大批，光景就散啦啦。”武大娘每每这样和我的母亲感慨。其实，我母亲何尝没有同感呢，只是她的好强和好客鼓舞着她不说罢了。

来的客人中没有一个是奶奶的亲人，但奶奶比我的母亲还热情，洋溢着满脸的春风。然而也有不高兴的人，第一个不高兴的是我爷爷，他总是心疼我母亲的那些蒸装的东西，说什么“三天少说也把全家人一个月的口粮给吃完啦。”第二个不高兴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倒不是怕人吃，主要是休息不好，不管是木工的活儿还是铸工的活儿，都是极其繁重的体力活儿，休息不好是很痛苦的事，好在母亲装着看不见，向父亲说：“你就不能嘴甜些？过了十六，你再想留，人家也不在哩。”

### 五

正月十六一过，红火也看完了，客人也走了，瓮也腾空了，城里人的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仔细一想，朔县人把正月十五来的客人叫成“腾瓮队”实在是再恰当其分不过了。

“腾瓮队”大约一直存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1990年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我的表弟、表妹们还带着他们新婚的爱人来到我们家过十五哩。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里的饭店多了，旅店也多了，乡村的公路也好了，更主要的是村里人的钱也多了，摘掉“腾瓮队”帽子的时机也就水到渠成了。新年以后至今，每到了元宵节，母亲总会坐在炕上撇长脖子向外瞭，小花狗一咬，便慌忙地地下地。我知道她是盼望当年“腾瓮队”的人来。

“妈——您儿是不是想念‘腾瓮队’里的人啦？”

“妈才不想呢，妈有自个的儿孙们在跟前，还用想他们？你说是不是？”

“妈——您儿不会口是心非哇？”

“妈才不理！”

我知道，母亲多少是有些口是心非的，但她不敢说破口，我也装着糊涂不敢揭了母亲的老底。



## 行走在乡间

●尹德旺

2022年的7到12月份，我利用周末和假期，骑山地自行车进行了朔州市朔城区的乡村游览，基本上把整个城区的乡村走了个遍，东到东榆林水库；东南到辛寨、五花营；南到神武、梵王寺；西到利民镇、暖崖，北到峙峪、东西赵家口。通过游览，使我对整个城区的自然环境、风物景观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体验，可谓收获满满，感触颇多。

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容易变得“僵化”与“麻木不仁”，生命力会慢慢消失，所以需要出去走走。

而所谓出去走走不仅仅是指看风景，见天地，识人。更重要的是让人走出现实的困境，让迷茫的灵魂得到救赎。

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日子都过得枯燥乏味。有人困于柴米油盐的琐碎，渐渐变得心如古井，不起一点波澜；有人困于琐碎而机械的工作，整日步履匆匆，却活得像一具空壳。

周国平说过一句话：如果哪一天，我只是埋头于人生中的种种事务，不再有兴致扒在车窗旁看沿途的风景，倾听内心的音乐，那时候我就真得老了俗了，那样便辜负了人生这一趟美好的旅行。

往后的日子，愿你能走出自己以前的小天地，去努力开阔眼界，丰富阅历。当你去过了神头古镇，登临神女山，面对辽阔的神头海，你会心旷神怡，你能从一墙一瓦一溪一潭中，看到时光镌刻出的印痕，想去感受那迟暮在家乡更多的故事；当你登临马邑古城墙，就能感受到明清历史的厚重；当你光临青钟村去朝拜王昭君墓，就会

因这位弱女子的传奇心存敬意；当你去过了梵王寺，你就一定会为那陈旧的壁画而惊叹，为周边苍茫的景色所折服；当你登临了儿女山，你就会面对起伏的群山，不由自主地大声吆喝；当你光顾了峙峪人遗址，你就惊叹先人的生活不易，生存的艰难；当你进入神西村的蔬菜大棚，就会对现代农业致富赞叹不已！当你进入小泊村这个特殊的博士村，不由自主地和村民交谈，取得教育孩子成人成才的真经；当你漫步在朔州东高铁站、朔州滋润机场的建设工地，不由地畅想家乡未来的发达道路；当你穿行在西山森林公园茂密的树林深处，就会为城区人民连续几年退耕还林还草的辛勤付出感到震撼和欣喜，早些年这里几乎是沙砾不毛之地，现在旧貌换新颜，不仅涵养水源保护环境，还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旅游胜地。

而这些，是只有你走出单位，走出家门，才能真正领略到的风光。虽然，眼下病毒肆虐，我们短时间内仍旧出行困难。但无论你决定何时抵达，它依旧会为你绽放。

那些最美的风景，永远都在你途经的路上。当你看过了足够多的风景，那些所见所闻，也会反过来丰富你的眼界和生活。

愿你历经岁月山河，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衷心希望每个人都能走出去，去欣赏享受大自然，真正去体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不一般！